



忽然 之间

冰儿 作品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
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
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
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

今生再也不能重逢，所有的思念都是苍白。

{一段关乎生死的刻骨铭心的爱恋。}

读这部小说，就如缓缓展开一幅图画：爱情、友情、亲情，
所有的美好情感被意外和疾病撕成碎片，让人坠入痛苦的深渊。
如果你把痛苦当成意外，爱情才来得不枉然。

— 爱情在生命逝去后
仍旧绵延不绝 —

忽然
之间

冰儿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忽然之间 / 冰儿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04-5373-1

I. ①忽… II. ①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8769 号

忽然之间

作 者：冰儿

责任编辑：黄倩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字数：210 千字 印张：15.5

版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5373-1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目录 Contents 1

〔1〕	今生再也不能重逢 001	〔16〕	就是绑架，也要把你绑到她面前 090
〔2〕	无言以对 006	〔17〕	感动之后，竟是失落 101
〔3〕	一种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 011	〔18〕	各种情绪混在一起 104
〔4〕	那个表情令他害怕 017	〔19〕	此时此刻，已在天堂 107
〔5〕	脑子里清醒得要命 023	〔20〕	找出真相 116
〔6〕	咄咄逼人 026	〔21〕	雪上加霜 120
〔7〕	背后的眼泪不知要挥霍多少 031	〔22〕	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127
〔8〕	话里有话 036	〔23〕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 132
〔9〕	最后一个心愿 041	〔24〕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135
〔10〕	无所适从 047	〔25〕	沈先生 138
〔11〕	冤家路窄，狭路相逢 053	〔26〕	还要继续找吗？ 142
〔12〕	一记耳光 061	〔27〕	我要跟你在一起 145
〔13〕	第二个目的地 075	〔28〕	从未绝望到这番境地 148
〔14〕	被男人甩了就疯了 079	〔29〕	忽然之间 156
〔15〕	为一个男人命都不要了 083		
〔30〕	百感交集，意难平 161		

〔31〕 爱情来了，谁都无法阻挡 166

〔46〕 究竟破绽在哪里？ 224

〔32〕 闷酒 170

〔47〕 沉淀所有的往事 238

〔33〕 话不投机半句多 173

〔48〕 离别，重逢 242

〔34〕 她一直很爱你 175

〔35〕 或许是最后一站了吧 178



目录

Contents 2

〔36〕 Happy Birthday 181

〔37〕 活下来，活下来！ 191

〔38〕 微笑是掩饰尴尬的最好方式 195

〔39〕 逃出去却没有了方向 200

〔40〕 你有事瞒着我吗？ 205

〔41〕 这是女人的面子问题 209

〔42〕 两个女人一台戏 213

〔43〕 那颗心走了 219

〔44〕 辞职信 223

〔45〕 最暗的夜看到最亮的星 228

[1] 今生再也不能重逢

相安无事、风清云淡的时候，很少会想到离别的情绪，总觉得那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东西。只有突然的一刹那，那个人从此离你而去，再也不会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才能真切体会离别的痛彻心扉。

一点一点体会那种抽丝剥茧的痛，任凭有种东西噬咬你的神经，不知痛到多久你才能明白，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离别，而是诀别。今生再也不能重逢，所有的思念都是苍白。

那一天是郑千山最刻骨揪心的一天，就在那一天他眼睁睁地看着队友陈东方离他而去。

没有人料到那场车祸会要了陈东方的命，而同在一辆车里的郑千山却安然无恙，只有轻微的一点擦伤。

那可怕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就那么寸，一辆车没头没脑地从那个路口横冲过来。当时他开的车，狠狠踩了刹车，却还是撞上了；车没有翻，对面的肇事司机和他都是轻伤，偏偏东方出了事。

警察问他的时候，千山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只记得当时东方喝多了，不省人事地躺在后座睡着了。那天晚上是全国足球联赛北京站的最后一天，球队是一片欢乐气氛。高强度的紧张之后，谁不是纵情快乐一番。

那晚卡拉OK，人人唱到半死，个个酩酊大醉。除了千山，都是酒鬼。

陈东方喝得最多，大家鼓动他这次回去之后就把小乔娶回家。他



借着酒意，大肆渲染婚礼，好似真的明天要发喜帖一样。

好不热闹，无醉不欢。

男人的世界热闹起来，女人都不是对手。

唯独千山郁郁寡欢。他只喝了一点，始终不在状态。

孟惜云在三个月前就跟他分手了，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嫁去了美国，他如鲠在喉。就连这次最后一场比赛进球了都没能令他兴奋起来。

那晚的心境他和东方是天壤之别的。分手与结婚于男人都是刺激。

他落寞、痛苦，提不起精神，神经大条，凡事没有感觉刺激，可怕得很。尤其是那脸色，好似大病初愈。

他没想到惜云会提出分手，她逼他结婚，他也想过结婚，可正式谈起这事，他却躲了。连他自己都不知其因。他喜欢惜云，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谈到结婚细节的时候，他却力不从心。

他是真的从心里抗拒，一点不含蓄。

惜云走后，一边痛苦，还要一边镇静。照镜子的时候只有他自己能看到自头顶冒出的阵阵青烟，别提有多狼狈。

东方就完全不同，他热烈、兴奋，他信誓旦旦地说要跟小乔结婚，要到国外大摆宴席。那样子认真，绝无玩笑。

每个人都看得到东方脸上洋溢的幸福。越是这样，千山心里越不是滋味。男人之间的微妙莫过于此。

就在那晚，天知道他们会闯进鬼门关。事情来得没有一点儿征兆。

车祸这种事情哪会有对错，几秒钟就可以把你从天堂拉入地狱。

那晚就千山鹤立鸡群，不做酒鬼，当起了司机。看东方已喝得一摊烂泥，再不送回酒店就要出人命了。

在队里，他是东方最好的朋友，这一送理所当然；可这一送，竟

送出了人命。

好意却惹出人命是非，这后果可想而知。

这该死的车祸究竟是怎么来的？

千山努力回想着，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堪。在警察面前正常人都会表情扭曲，更何况他就是当事人。

他努力一遍遍解释，停下来回忆，再解释，再回忆……那过程就像把人放到油里煎，煎一次拿出来，再煎……

纷沓杂乱的脚步声在医院的走廊里回荡着，不时有人抬着担架往病房赶。

陈东方就躺在担架上面，千山紧拉他的手，不停地呼喊：“东方，你醒醒，东方，东方——”

没有任何反应。东方深度昏迷。

曾经活力四射的东方，奄奄一息，危在旦夕。

千山跟着担架跑着，“东方，东方——”那声音响彻整个医院的走廊，毛骨悚然。

那几步路，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令人后脊发凉。

鬼门关上哪有勇夫？个个害怕得流泪。

抢救室的大门“砰”地关上，千山和几个队友被关在门外。那时他还坚信东方一定能救过来，他才二十五岁，是队里最优秀的前锋，那么年轻、活力的生命怎会瞬间倒下……努力不让自己往坏的地方想下去，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漫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么多年，除了父亲去世那一年，千山没流过一滴眼泪。

此时的千山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一个大男人从来没有如此崩溃。

东方一定不会有事！他嘴里默念，疯了一般。

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同一个球队，一起摸爬滚打，一起没日



没夜地训练，一起吃，一起睡，是室友、战友、球友，更是知己。

又一拨人涌进来，他们的目光令千山发窘，四下一望，他才发现自己满身是血污。那是东方的血，此刻却凝结在他身上。

千山把脸埋进手掌里，上下不停地摩挲。此刻，他经不起任何人的眼光。仿佛人在喊他是刽子手，亲手杀了东方。那滋味才是煎熬。

领队王主任刚赶来时候，一把揪住千山的衣领，大骂：“东方要是出事，我唯你是问！”

一支球队少了前锋，当摆设最好，还打什么比赛。东方若出了事，会影响整支球队。谁都知道这一点，个个心急如焚。

从东方抬进手术室，领队再未同他说过一句话。

队长张潜把千山叫到一边，反复问细节。千山语无伦次，脾气暴躁。

急诊室的走廊上，充斥着各种聒噪和咆哮，乱成一团。

直到护士、医生出来制止，走廊才得消停。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医生出来，千山焦急地在走廊间张望。张潜和队里的领导，还有队友们如坐针毡。

生死关头，哪会有人冷静？

走廊大门又一次被打开，是两张苍老的面孔。千山霍地立住，刚刚通知了东方的父母，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出现在北京吧？

定睛望去，竟是错觉。东方的父母住在云南老家，最快也得明天赶到。两位老人的面孔，令千山不敢多想。

可小乔呢？该不该现在通知她？

在北京比赛时正赶上小乔出国，记得送机时，小乔对他说：“千山，你当大哥的可得管好东方啊，我不在北京，你就是他的监护人，可不许他有什么小动作。”

是玩笑话，小乔说得却认真。

当时千山还打趣说：“你放心，不就是怕那些女粉丝吗，你不知道现在我的女粉丝比他多，也就你觉得东方帅，其实我跟东方站一起，我更有魅力。”

“少废话，你就臭美吧，说好了，你得帮我看护他啊，回来请你吃饭！”

“你放心，绝对原封不动地给你带回来，一根头发都不多，也不少！”

看着千山发誓的样子，几个人笑成一团……

事已至此，怎么跟小乔开口？

跟东方的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已如受刑，再对小乔重复一遍，那场面不堪想象。

小乔不似惜云，从未经历波折，性子急又率真，她对东方鹣鲽情深，对她说出真相，不知她会暴发到什么程度。

一阵错乱的脚步声打断了千山，急诊室的门慌乱地打开。

主治医生出来，身上到处是血污的千山最先迎了上去。

“怎么样，怎么样？东方醒了吗？”千山一通狂叫。

医生摇了摇头，“我们已经尽力了，病人失血过多，头部受了重创……”

走廊里立即响起一片哭声，参差不齐，歇斯底里。

千山傻了一样地站着。他死死盯着医生的面孔，却听不进任何声音……



[2] 无言以对

此刻夜深人静，千山静静地坐在电脑前，思虑重重。

打开邮件，他敲了一行字：“小乔：你好。身体好吗？我很想你。东方。”

沉吟了一下，他继续写道：

“我的信箱不知怎么了，给你发的信都退回来了，现在我用千山的信箱给你发信。”

点了一支烟，千山猛吸了两口，拧灭，再继续写：

“我们的比赛快结束了，踢得还不错。你在那边怎么样？采访顺利吗？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别丢三落四的，多注意身体。”

写到这里，千山猛得陷入椅背里，一脸痛苦。

此刻才能体会圆一个谎是件多么困难的事。

重新挺直脊背，千山继续写 E-mail：

“对了，你哪天回北京？我去接你，告诉我航班号……”手指停顿了一下，“很想你！千山。”

敲键盘的手指再次停下来。千山抚了一把脸，定了定，他把“千山”两字删掉，换上了“东方”。过了一会儿，他又把“东方”两字删掉了。

完全语无伦次，一派胡言。

再次深深陷落进椅背里，千山对着电脑，一脸茫然。

房间里静得瘆人。又是一个无眠夜，接连几天，他根本无法

入眠。

东方的笑脸幻景一般浮现，还有小乔避无可避的双眼，这一对璧人此刻却成了梦魇，令千山惶惶不能入眠。

那个画面如影随形，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逡巡——

画面里孟惜云还是他的女友，还有东方、小乔，他们四人开心地玩在一起，嬉笑声漾在耳畔。

“千山！”

“东方！”

两个女孩子的声音甜腻，热恋中的女人才会笑得这般。

“惜云——”

“小乔——”

男人的声音喊回去，在山谷回荡，又换回一浪接一浪的笑……

温馨的回忆铺天盖地，此刻却如噩梦来袭，全无快乐回味。

那声音越来越近，迂回荡漾，充斥着整个房间。

黑漆漆的夜，始终有一双不安定的眼睛，是千山吗？还是小乔？

东方的父母赶到北京医院的时候，看到一片哭号，已知不妙。

陈母拉着千山的双臂，要他说东方没事。他们的儿子才二十五岁，帅气健康，怎么可能一次车祸就顶不过去？！

千山的面孔变了形，他跪在地上，向东方的父母道歉。

两位老人不肯信，缠着医生让他说实情。

直到尸体拉出来，悬着的心立刻崩溃了，那撕心裂肺般的恸哭，令在场所有的人都黯然心痛。

抱着东方的尸体，两位老人一步不肯离开。

陈母刚要掀开盖在东方尸体上的白布，被千山按住了，“伯母，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东方他，他的器官……”无法说下去，泣不成声。



李主任即刻过来，救场一般，他把一张表格放到东方父母面前，“是这样，陈东方生前同意在死后把器官捐献出去……这是他生前签的文件，你们看一下。”

陈母一把将表格夺来，东方面带微笑的照片映入眼帘。落款“陈东方”三个字如针刺入双眼。

“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家东方怎么可能填这个？一定是搞错了，搞错了。我们不会同意的！孩子已经不在了，连个全尸还不能留吗？”陈母嘴上念叨着，双眼红肿。

“这孩子什么时候填的这个，怎么也不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我们从来没听他提过这事，一定是搞错了。”陈父怔怔地看着医生，边说边抹泪。

一个打击未完，另一个打击再来，谁又扛得住？

李主任无奈地说：“因为这是陈东方之前早已填好的，所以昨天已经……”

陈母疯了似的摇李主任的手臂，“你说什么，器官已经都捐出去了？已经……”话未完，老人已昏瘫到地上。

众人把她抬入病房，一片混乱。

陈母醒来的时候仍执意要看东方的遗容，白布单掀起，再次昏厥过去。

六十几岁的老人哪经得住这个。

在医院的一天焦头烂额，待大家情绪稍微安定下来，陈父将郑千山叫出病房。他自然有话要说。

陈父先问了表格的事。

千山解释：“是，我和东方都填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只是没想到东方他……”千山不忍看陈父的眼睛，垂下头。

“当时你开的车，对吧？”陈父再问细节。

“那天东方喝多了，我开车把他送回酒店，就在一个路口突然一

辆车横穿过来，我踩了刹车，但还是撞上了……那司机是酒后驾车，当时东方躺在后面没有系安全带，头部撞上了车门……”千山又将那天的场景重复一遍，噩梦般。

“怎么那么巧，同在一辆车里，东方死了，你却一点儿事没有?!”一位身材微胖的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突然从陈父旁边蹿出来。

千山一怔，这才注意到还有一位陌生人在场。

“周忆!”陈父按住那个男人。看他们的关系像是亲戚。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让东方在车里睡，我应该……”千山冲中年男人解释。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人都死了!”中年男人不客气道。

陈母接着说：“郑千山，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东方一直跟你一个宿舍，从来都把你当大哥看待，那天你明知道东方喝多了，你就不能小心开车吗？你怎么就偏偏送了他的命啊……”又是哭声。

“伯母，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为东方承担一切!”千山再次跪下，“伯父伯母，你们要是不嫌弃，我愿意当你们的儿子，服侍你们一辈子……”

“我们可受不起，你承担一切我儿子就能回来了吗?!我只要东方回来，你把他还给我……”陈母狠狠捶打千山的肩背，眼泪四溅。

中年男人又冲过来，“告诉你，郑千山，我表弟不能这么白白死了，我是律师，我要告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所有的经济赔偿你一分不能少！”

千山慢慢站起来，“我愿意全部承担。”

“你承担？一条生命你一句话就能承担？我们不稀罕钱，你把东方还给我们，还给我们！”陈母激动万分，不能自制。

“好了!”陈父终于开口，“这里是医院，有什么话到楼下谈。”

一行人去了一层的接待室。

郑千山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上，“伯父，这是我的



一点儿心意，你们先拿着。”

东方的表哥一把将信封夺去，“这才几个钱，这点钱你想打发谁啊？”

“我身上只有这么多，回家再取给你。”千山诚恳地说。

陈母将信封扔到地上，“谁要你的钱！”

钞票散落一地，触目惊心。

眼看局面难以控制，陈父说：“千山，你的钱还是收回吧，我们不缺钱，东方的生命是拿钱买不来的！”

“伯父，真的对不起，我情愿那天出事的人是我！”

“少在这儿演戏！”中年男人始终态度生硬，没有丝毫友善。

“事已至此，再多说也无益。我知道这件事不能全怪你，但我们都做家长的都有私心。我们不会原谅你！你的那些钱也请你收好，你好自为知吧！”

陈父扶着陈母转身走出去，一脸决绝。

中年男人补了一句：“他们放过你，我不会，你等着收我的律师信吧！”

千山看着满地的钞票，恨不能即刻就死去。

一直把东方的父母当亲人看，如今亲人反目，苦不堪言。

这仇恨结下，恐怕一辈子都还不清。

他不怨，都是他的错。

他无言以对。

此刻，若能被雷公劈死，似乎才能让他们解恨。

人在濒死的时候反而没有眼泪。

千山呆呆地立着，他巴不得有人过来将他千刀万剐，置于死地。

[3] 一种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

机场出口处围着一圈人，千山夹在里面，疲倦的双眼不停地逡巡。

飞机已晚点半小时了，千山紧盯着出口处，不时探身张望。

又过了大半个钟头，一身红衣的小乔从人群中跳脱出来，神采飞扬。

千山使劲冲她招手，小乔拖着行李，一脸灿笑。她欢快地扬起手，“郑千山——”

千山神情一敛，快速走过去。

小乔扬眉一笑，“咦，怎么你来接我了，东方呢？”

那笑容令千山刺痛，他把墨镜戴上，拉着小乔的胳膊说：“从这边走。东方有事，让我来接你。”

“他还发信跟我说要来接我呢，怎么又有事了？”小乔的双眸瞬间失去神采。

千山不回应，只顾着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

出了机场大厅，小乔又问：“这家伙到底有什么事啊？”

千山满脸紧绷地答：“队里有点事。”说着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小乔神色一凛，“队里有事？到底什么事啊？看你的样子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先上车再说……”千山拉着小乔奔向出租车。

小乔仔细看了千山一眼，“郑千山，你怎么鬼鬼祟祟的，东方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千山不由分说地把小乔推进了车里，“先上车。”

小乔跟着千山上了车，嘴里还在嘟囔，“你快说啊，到底怎么回事？”

千山跟司机说了地址。汽车在沉默中行进。

除了沉默，千山再想不出拿什么来应对。

小乔狐疑地看着千山，从未见他如此严肃和慌乱。

千山把脸朝向窗外，小乔的目光快让他窒息。

一段超长的沉默后，小乔绷不住了，她审视着千山问：“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东方是不是出事了？”

“嗯？没有啊。”他故作镇定地看着窗外，“可能队里找他开会吧。”

小乔目不斜视，她直直地盯着千山的眼睛：“郑千山，你骗我，东方出事了对不对？”

千山看着窗外，嘴上还在狡辩：“没出什么事啊？能出什么事啊……”

霍地，小乔抬手把他的墨镜摘了下来，他们没遮没拦地对视。

千山立刻把墨镜夺回来，重新戴好。小乔的眼神像把锥子，将他刺痛。

又是一阵沉默，只听窗外的风呼呼入耳。

千山慢慢把头转回车内，小乔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揪心的表情令千山几乎快要落泪。

“先回家吧……回家以后我们再谈……”千山的声音颤颤巍巍，小乔听出了端倪。

一种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之前东方说过回来要给她惊喜的，可他怎么连接机都不来？难道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

小乔立刻掏出手机，拨东方的号码。“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